

这个世界让她眼花缭乱、精疲力尽却没有踏实、安宁和归宿感，她并不缺乏热情甚至激情，却找不到尽情释放和燃烧它们的理由。眼下，对于她这一类人来说，生活在别处，并不适用，生活甚至不在这个世界，它究竟在哪里？她也不知道。

杨小敏 / 著

你本是

尘土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杨小敏 / 著

你本是

城市
之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本是尘土/杨小敏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06-5240-4

I. ①你…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101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88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3.00 元



有一天晚上，梅巾梦见又重回到那个阔别了三十二年的小城。

背景有些灰暗，仿佛是阴天。远处，那座老宅突兀地挺立着，依然是涂刷着青灰色粉浆的外墙，依然是屋子四周高高的基台，依然是红色屋瓦，那种新式屋瓦间缝隙极小，几乎不能生长瓦松和杂草。依然是窄长的红褐色木框旧式玻璃窗，窗上的油漆因为年深日久而变得黯淡，许多地方有小小的剥落……这一切即使在梦里也如此清晰，并且熟稔到心痛。

老宅当年在小城中要算“高级”房子，一砖到顶，高大轩昂，与附近拥挤着的土坯墙民宅相比，如鹤立鸡群。那时，有一道不低的围墙将其与四周的民居相隔，当地住户称之为“军分区家属院”。

然后，她看见母亲从屋里走出来，那是许多年前的母亲，满头黑发（母亲去世前头发几乎全白了），剪成那时中年妇女们常见的齐耳短发，身上的衣着有些模糊，辨不清颜色和式样，然而她却很清楚地看见了母亲的手。

母亲的手有些小，到晚年的时候，手背上覆满干硬、松弛的皱皮，掌心的硬茧渐渐软化，指节有些僵硬，手心的赤红也有些淡褪，但依然那样干燥发烫。与其他人相比，这双掌心的温度总是有些高，母亲有一次说这叫“五心烦热”，是体质欠佳或有某种疾病的表现，但梅巾却暗暗觉得，那是与她早年过多地在水中浣纱、洗布有关。那手虽然不大却很强壮，因为过早开始的劳作而变得粗糙有力，那一代妇女的辛苦操劳和所做的事情比起现在的女人来不知要多多少倍。梅巾的手和耳朵与母亲长得最像，现在她手上的皮肤

也开始起皱、松弛,但比起相等年龄的母亲来说,仍然显得细腻。

奇怪的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她对母亲更深的记忆不是面容而是这双手,这双她无比熟悉的、小而温暖的手,每当它带着它特有的温度、形状和肤色浮现在她心中时,她的心便已哽咽,同时泪水迅速涌满了眼眶。有一次她在想起这双手时,禁不住边流泪边从心底呼唤:“妈妈——”现在这双手已化作一把骨灰,她想再次握住它、抚摸它,感受它的温暖和粗糙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她多么想留有一件和这双手有关的纪念物,比如说母亲戴过的金戒指或是常年使用的那个发黑的铜顶针,可惜,在弟弟鹏占据了父母生前居住的那套房屋并蛮横地把所有的遗物都据为己有后,她手里几乎没有任何母亲留下的纪念物了。

此刻,她看见这双她从幼年起就很熟悉的手中端着一个鸡食盆,母亲是在喂鸡。

不知为何,她没有上前去打招呼,然后就看见了父亲。是在屋子里,父亲坐在桌子旁(那张部队配给的、跟随了他们家多年的黄油漆桌子),桌子的一侧整整齐齐地擦着一沓报纸,上面压着盛放放大镜的黑色小木盒。靠墙的桌边摆放着墨水、小闹钟之类物件,一切都整洁有序。这是父亲生前的好习惯,他即使吃一颗糖,也要把糖纸抹平,整齐地放在一起或是加进书里。

父亲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举着放大镜,正专注地阅读一本什么书。他微低着头,头顶上的头发已经花白,不过黑发还有一多半,这也是许多年前的父亲,父亲要比母亲大十岁。

桌子一侧不远处就是那个同样是黄色油漆的两扇玻璃门书柜(也是部队配给的),在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这个书柜曾是对少女梅巾最有诱惑力的“百宝箱”。现在看来里面所收之书已显贫乏,基本上是两大类,一类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党史、政治教科书——

像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联共(布)党史》等等;另一类是四大名著、《资治通鉴》、《史记》等常见的中国古籍。有一点要说明,少女梅巾并非“天才少年”,在十二岁到十六岁之间,这个“百宝箱”里吸引她的其实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红楼梦》,加上《镜花缘》、《聊斋》、《诗经》、《中国历代诗歌选》、《唐诗三百首》几种,但在那时,那些即使还读不懂的书也让她感到神秘和诱惑。所以在那个求知欲炽旺的女孩心目中,这个并不大且式样普通的书柜是家中所有简单家具中最为贵重的。她走近它时,常常感到它高大、肃穆,笼罩在一种不可觉察的光芒中。

她也没有跟父亲说话,不,她其实一直没有在梦中出现,只是在旁观,像观看一部无声的黑白默片。

很长一个时期内,书柜实际上是父亲的领地,更多时候是他站在那两扇玻璃门前,他掌管着它的钥匙。那里面有一些属于他个人的小物品:七八枚收藏在小盒中的军功章,一个树根烟斗,一个发黄的象牙烟嘴,两枚私章,几本早年的笔记本,一个早已停走的老式怀表……在父亲去世后,收捡他的遗物时,梅巾不无伤感地发现: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属于他的个人物品竟然可以这样少得可怜。

那个书柜在一次搬家前上交了。那时候父亲这样的军队干部,家中的家具大部分由公家配给,式样简单、统一,是供给制的产物,调动或搬家时就要上交,还会定期检查。她至今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后勤管理员拿着登记簿,来家中一样一样核对桌椅床柜的情形,那时候真正属于私人的大件东西只有些皮箱或木箱。不过那之后另外的书柜肯定是有过的,只是当时梅巾已经离家参军走了,对它们不再留有印象。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中的书柜永远地消失了,父亲去

世前,家里实际上已经既没有书柜也没有什么书,桌子的一角上也再看不到摞得整整齐齐的报纸和压在上面的放大镜,父亲已经许久不再阅读什么东西,只是常常低垂着头,或是仰面在沙发靠背上,坐在开着的电视机前打瞌睡。

父亲是在1994年,他82岁时去世的。

梦在继续,仍然是无声的黑白默片,现在她好像是在沿着小城的大街小巷逡巡,这些街巷她曾经多么熟悉,叫得出它们每一条的名字。路是青石板铺就,粗糙、陈旧、龟裂、高低不平,石料来自距此不远的山里,不知何年何月铺成,但显然已经年代久远,晴天时布满灰土,雨天时湿漉漉地呈现出青黑色。街道狭窄、曲折,两边几乎没有树,最繁华的地方是一个叫十字口的街道,那儿有一个绸布店、一个食品店、一个杂货铺和一个当时看起来挺气派的新华书店。

小城很普通,乏善可陈,在那时也算得上贫陋,可是命运之手使得她在人生很重要的童少年时代,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在此度过,在此完成了成长和向成人的转折,在此培植了她的梦想、知识和人生观。

忽然间,她发现自己已来到河边。小城鳞次栉比的黑色屋脊和高大的树冠背后,有一条生动的大河在奔流,夜深人静时能清晰地听到它的呜咽声。离城五六公里的这条河和群山以及开阔的野外是她至今怀恋之地。

河依然是记忆中的样子,对岸是大片大片的田野和山脉远近起伏的身影,那些山有时是黛青色,有时是淡紫色,有时是灰绿色,有时又是苍白色,在四季和阴晴中变化不定。河上有淡淡的白雾氤氲。河床宽阔,不过水并没有将其充满,两岸都裸露有铺满鹅卵石的河滩,河中心也露出一些大大小小的石滩,不过,河水清澈而激

越。丰水季节,或是上游发了山洪,河中心甚至两岸的那些石滩就会被淹没不见,那时河水会变得浑黄,发出惊心动魄的喧哗声。

她仍然没有出现,但是能感到自己是在河上巡游,时而在河的左岸,时而在右岸,时而在河心的石滩上,时而在河流的上空。她丝毫没有觉察到是在梦中,因为能清晰地嗅到河流潮湿的气息,清晰地看到河边的柳树、槐树和蒲草,甚至,在靠近河水和波浪时,清清楚楚地感到有水花冰凉地溅到了手臂上。

这条河流过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这条河送她离开小城,踏上人生之途去远征,然而她并没能“钟山川之灵秀,得日月之精华”,最终是个平庸者。她也不像是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那些山、河、小城和后来定居的省城都有着中国北方的特点:粗粝、干燥、古朴,到处蒙着一层似有若无的黄土,人们说话时高喉咙大嗓门,质朴豪爽的外表下掩盖着深藏不露的心机。

她自始至终都有外乡人的感觉,这块土地不是母亲,只是乳母。这种感觉使她比任何人更能体会到人生如寄、世间过客的意味。我们在时光中流转,到处都不是故乡,世界只是暂时让我们享用的一间房子,连同它的美丽、严酷、多姿多彩一齐出租给我们,而人离去的时候带不走房子。千万年来,这间房子已经换了无数的房客,房客和场景对于房间来说只是它一个个的梦。

她确实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她的祖籍在南方——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血脉的奥秘深不可测。

从梦中醒来是在凌晨将近五点钟。深秋季节,这个时候四周还是一片漆黑,只有窗户玻璃上发出些幽暗的反光。从一年前开始,她便时常早醒,据说这是抑郁症的诸多症状之一。她躺着不动,梦里的情形还清晰地存留在脑海里,以至于她不自觉地抚摸了一下手臂,看看那儿是不是有水花溅上的湿迹。当然,什么也没有。她闭

着眼睛,是因为并不愿意醒来,努力想让自己重回梦境中去,母亲、父亲、昔日的小城和大河,这些如今在这个星球上无论哪里也找不到的事物让她凄楚的心无比怀恋。在一片漆黑和寂静中她让自己沉下去,沉下去,沉入梦中的每一个细节:老宅的砖墙、窗户、母亲的手、父亲的头发、报纸上的放大镜、黄油漆桌子、两扇玻璃门的书柜、小城的街道、河和群山……她仿佛又重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重回到昔日那些平淡而温馨的时光,重新和父亲母亲在一起……

然而,心是清醒的,证据就是:她始终不敢睁开眼睛,知道只要一睁开眼睛,这一切都会消失;证据就是:她的眼泪一直在静静地、汨汨地流淌,打湿了小半个枕头。回到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是人类最无奈、最悲惨的愿望之一,因为它永无可能。

她就这样闭着眼睛无声无息地躺着,仿佛死去一般,一直到晨光熹微透过窗户,将屋子中的浓黑渐渐稀释,使家具和各样东西一件一件慢慢显出灰暗模糊的轮廓。

她感到最对不起父母的是,最终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少年时代的好学上进、成绩优异和青年时代的志向远大、崭露头角,使得父母——特别是父亲一直以为她是会干出点名堂、做出点成就,为和他们这个后来一直处于低谷的家庭带来些荣耀的。那时,相当一段时期内,他们是他们向邻居和亲友们夸耀的资本。在他们口中,她是因为才能突出而被直接调往大军区工作的女军官,是不满二十岁就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女才子,是前程不可限量的未来的女作家……然而后来他们一点一点地失望了,他们终于看到,那一切不过是像腾空的烟花一样,稍纵即逝,也终于看出,她的一生也将和他们一样,不冷不热、不咸不淡地度过。

所以在后来的那段时光,她回家去,母亲和父亲都不再询问她有关工作方面的事情,他们仍然关心她的身体,关心冬冬(她的儿

子),关心她的日常生活,但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儿对待,她早年带给过他们的兴奋和希望已不复存在。有时当她为了让孤寂的二老高兴,故作兴致勃勃地给他们讲述外面的一些事情时,父亲常常只是淡然地听着,而母亲则会走开去,倒一杯开水或是吩咐小保姆准备其实还为时过早的午餐或是晚餐。

但那时她并没有愧疚不安或是深深自责的感觉,那时她深陷在自己巨大的悲苦、压抑和迷惘中,回家去,潜意识里其实是希望像小时候一样,从父母那儿得到某种温暖和安慰。她不知道,已经将子女养育成人,经历了一生的劳苦坎坷并已走向晚年的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给予她什么了;相反,他们更希望从儿女这儿得到些什么,至少是精神上的快乐、希望和满足。但她那时是溺水的人,苦痛和绝望使她看不见父母的需求,只知道他们是她在世上最亲的亲人,她本能地向他们索求情感的慰藉,实际上是在呼救,然而他们既不想听也无能为力。

当双方都希望从对方那儿得到什么却又并不理解也不能给予对方什么时,他们之间必定会有种种的失望、不满、冷淡和龃龉发生,后来的那些时日,她和父母之间关系的真实状况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家庭的确太需要有人能给它带来些生机、欢欣、火热和荣耀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自从父亲因为右倾问题被迫在五十三岁的盛年退休,家庭也随之走向冷清、冷落、冷寂。父亲被迫提前退休的那个时候她已经十岁,但十岁的她那时还不能明白这件事对家庭的意义,只记得那天中午父亲突然回到家(他很少在中午回家,总是在军分区吃午饭),脸色很不好,表情十分严肃沉闷,他跟母亲说话,小梅巾听不懂,但是隐隐约约感到:发生了某种大事。然后她看见父亲有些气愤地从已经摆上饭菜的餐桌旁猛地站起身说:“我找他们去,要说清楚。”然后,不理睬母亲的呼喊和拦阻,冲出门去。

之后的几天，父亲回到家，总是阴沉着脸，家里气氛也十分沉重和郁闷，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总是叹气，她小心翼翼地探问，母亲的回答很忧伤：“他们不让你爸爸工作了。”他们是谁？为什么不让爸爸工作了？她没敢再问，意识到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坏事。

不过毕竟是孩子，一到了学校，和小伙伴们一玩，又把什么都忘光了。

然后渐渐地，父亲脸上的焦灼和愤懑变成了无奈和沉闷，还很奇怪地夹杂着几丝羞愧，那些日子里，父亲十分沉默，走路好像总在避着人。后来有一天，父亲就彻底回家了，不再去上班。突然的退休，父亲没有思想准备，家庭也没有，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这对于今后的生活将意味着什么，然而尽管有百般的不解和不甘，作为军人的父亲最后只能服从，只能无奈地、一点一点地接受这个现实。自此，一个是没有工作、家庭妇女的妻子，一个是无职无权、被迫赋闲的丈夫，这个家庭渐渐被抛出了社会之外。

这之后渐渐地没有人登门拜访了，上级已经淡忘，同级们还都在岗位上忙着，并且因为这种非正常退休，他们可能还有异样的眼光，下级——即使是过去曾经栽培、帮助过的人，也因为你已没有职权、没有用处而不再走动。父母本不是善于交际之人，又都不是本地人，在这儿几乎没有亲戚可以来往，于是，越来越门庭冷落、门可罗雀，被遗忘在一切热闹红火和风光显达之外。可怕的是，这种情形下的三十年时间委实太长了，沉寂和凄冷一点一点地销蚀，没有人知道这会使一个家庭变成什么样，也没有人能体会，这会给每一个家庭成员，特别是成长在其中的下一代带来怎样的心理塑造和精神形态。很久后梅巾想过：父母晚年的频繁争吵，也许是潜意识中希望排遣寂寞、制造生气吧，他们已渐渐老去，不再有希望，又处在一个僵死封闭的时代，眼前没有任何路可走，不吵架，又能怎样呢？吵架不过是他们互相折磨、宣泄郁闷和绝望的方式。

多年的困厄和忧愤之后，父亲在八年前终于撒手离开了这个他十分留恋又并不理解的世界。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她带着儿子冬冬回家去小住的第六天。

前一天上午，母亲到她在此地唯一的亲戚哥哥家去了，直到这天中午还没有回来，弟弟鹏要到晚上下班后才会过来，家里只有父亲、她和儿子冬冬。中午饭的时候，父亲说他想吃鸡翅，她便做了红焖鸡翅，又炒了一个青椒肉丝、一个茄子，还做了一个青菜鸡蛋汤。考虑到父亲不爱吃蔬菜，她把青菜梗全都掐去，只留下了菜叶。

母亲在背后对她数落过父亲：“老头子才怪哩，叫他吃青菜他说牙不行咬不动，吃起肉来牙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你倒说说，肉难咬还是菜难咬？”最后的那些年，父亲变得很固执，为吃青菜的事她和母亲都劝过他，她为此心中很是焦虑，父亲不爱活动，又不愿吃蔬菜，便秘问题便越来越严重，果导片、开塞露之类已经成了家中常备的药品。

在她们劝说时，父亲一声不响，有时还点点头，好几次她以为这回一定接受了意见，然而等到吃饭的时候，他仍然是碰也不碰青菜，仍然是把和肉烧在一起的蔬菜挑出来放在一边。这时无论母亲和她在一旁怎样斥责、吓唬、劝告，他只是一声不吭地吃自己的饭，那些青菜最后还是剩在那里。

饭端上桌时，父亲穿着家常的棉布衬衫和旧夏裤来到餐桌旁。八月底的天气，气候仍然还很热，家里没有装空调，只有一台立式电风扇在低档上慢慢摆着头。将近有十年了，父亲不再穿部队发的衣服，连军裤也不穿，当这样一个穿着松松垮垮的旧棉布衣裤、拄着拐杖的老头儿走出干休所大门外，没有人能看出他是个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金戈铁马的军人。

父亲年轻时是个十分整洁的人，他的用品总是摆放得整整齐

齐,衣服也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然而最后的那几年,他的衣着越来越不讲究,和家里早已陈旧、过时的家具一样,他身上的衣服也总是显得有些灰暗和邋遢。这一切让梅巾无奈而伤感地意识到,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八十多岁的父亲正在衰老中一天天地离开他自己,离开这个世界。

这天中午,他吃了两块鸡翅和一些肉丝,几乎没有吃青椒,茄子也没碰,当她把汤端上桌时,他又习惯性地用筷子把里面的菜叶挑出来。她不高兴了,忍不住提高声音说:“爸,这都是菜叶,没有一点菜梗,你就吃点吧,说过多少次了,不吃蔬菜的害处你又不是不知道。”父亲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又向自己的碗里舀了点带菜叶的汤,她心里暗暗高兴。然而,当父亲吃完饭离开餐桌后,她发现,在他的碗底,仍然原封不动地留下了青菜叶。

父亲吃过午饭后总要小憩一会儿,这是许多年的习惯了。她收拾餐桌的时候,听见父亲去上了趟厕所,他在厕所里待了不短的时间,然后,在她洗完了所有的锅碗瓢盆,正把碗盘放进橱柜时,听见父亲趿着那双踩塌了后跟的黑布鞋,擦着地板发出“扑啦扑啦”的响声走出厕所,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她是利用休年假时间来父母家小住,刚好儿子冬冬也正放暑假。这是最舒服、最闲散的一段日子,下午不用急着上班,所以每天中午也可以没有顾虑地睡个午觉。她好说歹说,硬逼着想到院子里去玩儿、不想睡觉的冬冬躺下后,自己也拉开一条毛巾被睡下。睡意袭上来,每天中午的习惯开始发挥威力,不过在最后一刻,她还是强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睡在对面床上的冬冬,看到他已经四肢松弛,紧闭双眼,仰面朝天的嘴和鼻子中发出入睡后均匀的呼吸声,这才放心地阖上眼,很快坠入梦乡。

下午醒来已是三点多钟,她怔忡地坐起来,发现对面床上已不见了冬冬,客厅里却发出“砰砰”的声响,好像是冬冬在玩皮球,她

想父亲可能也已经起来了，祖孙俩正在客厅里游戏。

父亲喜欢这个外孙，冬冬在一到三岁的阶段，在外祖父母身边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梅巾和丈夫工作太忙，孩子又小，拖累大，就和母亲商量，把冬冬送到父母家去了。那时冬冬和外祖父常做的一个游戏就是把姥爷的两腿当“滑梯”，父亲坐着，把两腿伸直，让他在上面一遍遍滑上滑下。梅巾回家去，看到父亲军裤（那时他还穿军裤）的前面被磨得发黑发亮，询问之后才知道。这让她心里暗暗纳闷，没有想到中青年时期对儿女们不苟言笑、也不大亲密的父亲，到了晚年竟是这样一个慈爱温和的外祖父。

但是她没有听到祖孙俩的对话声，除了“嘣嘣”的拍球声，一片寂静，这让她有些奇怪，难道父亲不在客厅里，还没有起床？不，不会的，每天父亲小憩的时间总是在一个小时左右，往往比他们起来得还早。虽然这次回家，梅巾发现父亲明显地更加老迈体衰，当然早已不能和已经十岁的冬冬玩“滑滑梯”游戏，他们说话的时候，父亲也常懒得搭腔，在一旁静默地听着，对于电视里的任何节目，也不再感兴趣，漠然地看着，更多时候是垂着头，面对着打开的电视打瞌睡。她和母亲一次次把他叫醒，让他回房间上床去睡，他只是含糊不清地“唔唔”应着，仍旧坐在沙发中不动，仍旧打瞌睡。父亲比母亲要大十岁，这一切让梅巾悲哀地想到：父亲确实是老了。

有一种反常的感觉来到她心中，她一下子清醒了，跳下床，来到客厅中。果然只有冬冬一个人在对着墙壁打球，她问：“姥爷呢？”

冬冬侧过脸回答：“我刚才去看了，他还在睡觉。”

反常的感觉在加剧，变成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父亲从来没有午睡过这么长时间，今天是怎么了，不舒服吗？病了吗？她丢下冬冬，急忙来到父亲卧室门前。轻手轻脚推开房门，她看到，父亲果然躺在床上，脸色淡白，眼微阖，嘴却张得很大，从那嘴里听不到一丝呼吸声。

她扑过去，连声呼唤：“爸，爸——”父亲毫无回音，她摇动他的手臂，那手臂像瘫痪了一般，他仍是微阖着眼，大张着嘴，无声无息。她一下子明白，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又惊又急，手足无措，“哇”的一声痛哭起来。

这之后的事情在她的记忆里变得模糊，只恍惚记得打电话叫来了卫生所的大夫，叫回了母亲、弟弟和丈夫，医生脸上沉重失望的表情和“脑溢血”的诊断让他们的心沉到了深渊里。这之后，医生是怎样实施抢救的，救护车是怎样来的，弟弟、丈夫和救护人员是怎样七手八脚把父亲抬上车的，母亲为什么没有同去（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在突然的刺激下母亲的血压骤然升高而被劝阻），她都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麻木地爬上车，坐在躺在担架床上深度昏迷的父亲身旁，举着输液瓶。

一路上她好像什么都没有想，巨大的恐惧和沉重已经攫住了她。在那段因为惊惧和担忧而显得漫长的时间中，她变得麻木而恍惚，只是机械地按照别人的吩咐动作，差不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也没有再掉眼泪。

到达医院的时候，已是傍晚将近七点钟，天还没有完全黑，医院的灯已经亮起来，急救室门上的标志灯发出苍白冰冷的光。父亲被推进急救室，后来又推去做脑部CT，再后来又推回急救室，弟弟和丈夫楼上楼下地跑，按着医生吩咐办各种各样的手续：划价、交钱、取药……她好像瘫了一样，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动不动，对走近她的人只会问一句话：“他现在怎样了？”回答也总是：“情况不太好，还在抢救中。”

她一直在长椅上坐着，后来弟弟、丈夫不再到处跑动，也在长椅上坐下来，家属不让走进急救室，他们只能坐着等待消息。

随着夜的加深，所有的灯光变得炽亮刺目起来，走廊上现在除

了他们,已经没有别的人,整个门诊大楼里,除了这间灯光明亮、紧张忙碌的急救室外,到处一片寂静,那巨大的空廓和寂静不动声色地挤压和逼迫着这间小小的急救室,使它显得那么弱小和孤立无援。而一片灯光灿烂的寂静,比黑暗中的寂静更令人不安,仿佛一张大张着狂笑的嘴却不发出任何声音。长椅上的三个人处在巨大的压抑和孤单中,他们互相不说话,也不对视,疲惫沉重的脸上毫无表情。

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走出急救室,向他们举手示意,三个人立刻紧张期待地站起身,护士让弟弟和丈夫进急救室去,却阻止了她,让她留在门外。

这一段时间漫长得不可思议,她的焦虑、紧张和担忧也达到了巅峰。她不知道父亲现在怎样了(护士没有回答她急迫的追问,甚至没有朝她看一眼),也不知道他们叫丈夫和弟弟进去干什么?她在门外不住地徘徊,头脑中有无数不着边际的猜想。走得太累了,回到椅子边坐下,不到一分钟,又站了起来。

感觉过去的时间足足有几个钟头,长到让她无法忍耐时,急救室的门轻轻一响,弟弟和丈夫才走了出来,他们沉默着,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她跑上前去,弟弟没有看她,垂着头,轻轻说出一句话:“爸爸已经走了……”

她听清了他的话,却又似乎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呆立着,嘴巴张开,一句什么样的询问停在口边,却说不出。几秒钟后,她突然向一侧倒下来,昏了过去。

二

济康医院是本省历史悠久的一家老医院,建于1932年,比梅巾的年龄大得多,前身是一家教会医院。它也是一直享有盛誉的医

院，建院后不久，即以其精湛的医术、周全的服务和合理的收费闻名全省及周边省份，病人常年络绎不绝。直到今日，医院的规模、医疗水平、设备条件、技术力量在本省都数一数二。

济康医院的新门诊大楼盖于两年前，巍峨挺拔、造型时尚，占去了半条街。从西华大街一拐到健民路上，远远地就能看到它蓝白相间的高大身影。那是一座马鞍形大楼，两边高，中间低，高的部分大约有二十六七层，低的部分也有二十层左右，“某省济康医院”几个红色大字就耸立在这低处的楼顶上。

大楼墙面洁净，窗户明亮，色彩素雅醒目，楼体高大沉稳。它的大门也十分宽阔，门口处有一个很大的门廊，可以站立一二百人。门廊前是半圆形的五级台阶，紫灰色带花纹的大理石材质，边缘镶有闪闪发亮的金属条，金属条上还镌刻有精致图案。通向台阶前是整洁平坦的人行道，两边有弧形的车道直达大门。门诊楼往往是一个医院的脸面，“济康”的脸面称得上堂皇显赫，让人看上去立刻感到这是一家有实力、很正规、可信赖的大医院。

大楼盖起来后成了这条街上的一个标志和风景。医疗环境的大改观，自然也会使它的病人增加，使得在这座漂亮明亮的大楼里工作的医护人员心情舒畅。严巍确实向梅巾承认过这一点。

不过，至今她还记得它旧门诊楼的样子，那是个深灰色的四层楼，两翼伸展得很长，扁而长的形状像一把学生尺，基本上没什么造型。但这也并不是当年教会医院的建筑，而是六十年代重新翻盖的，她是许久以后从一本讲述本市历史的画册中才看到了一张当年教会医院的图片，模样和后来的很不相同。

严巍是济康医院的妇科大夫，副主任医师。这个世界上喜欢梅巾的不会超过三个人，因为她不是那种大众化、讨人喜欢的女性。而三个人中，其中一个就是严巍。